

北京大学比较文学研究丛书

中國傳統小說在亞洲

〔法〕克勞婷·苏尔梦编著
颜保等译

文化出版公司

北京大学比较文学研究丛书

中国传统小说在亚洲

〔法〕克劳婷·苏尔梦 编著

颜 保 等译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一九八九年·北京

中国传统小说在亚洲

〔法〕克劳婷·苏尔梦 编著
颜 保 等译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外文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 32开本 15.25印张 367千字

1989年2月第一版 1989年2月第一次印刷

ISBN 7-80049-083-1/I·10

定价：5.20元

序

季 羨 林

在人类历史上，文化交流是经常的、正常的现象。几千年的
人类文明史证明了一个事实，这就是，国家无论大小，历史无论
长短，尽管深度和广度有所不同，每一个国家都对人类文化作出
了自己的贡献，每一个国家都是一方面接受别国的文化，一方面
又把自己的文化送出去，送给别的国家，从而既丰富了自己的文
化，也丰富了人类共同的文化宝库。

我认为，研究人类文化交流的历史是一门非常重要的学科。
通过这种研究，可以让不同国家的人民认识到自己接受了一些什么东西，又给予了一些什么东西，从而一方面提高自己的信心，
另一方面又得到一个正确的认识，认识到人类必须互相帮助、互
相学习，哪一个国家也不能孤立，也不会孤立，也不曾孤立；这
种认识对于增强国家和人民之间的友谊和了解会有很大的帮助，
它会加强各国人民共同保卫世界和平、向着一个伟大目标奋进的
决心。

专就中国而论，我们立国于亚洲大陆垂数千年。我们这个勤
劳、勇敢、智慧的民族创造出了光辉灿烂的文化；我们国家是世
界上少数文明古国之一。最难能可贵的是，我们的文化传统，经
过了几千年的风风雨雨，始终没有中断。我们也是既接受，又给
予，从而丰富了我们自己的文化，又对人类文化作出了出色的贡
献。如果没有中国人民的几大发明，人们就很难想象，今天人类
文化的发展会是一种什么样子。

我们在历史上同外国的文化交流，走过了一条漫长又曲折的道路。外国文化，有的是我们自己取来的；有的是外国人送来的。中国文化，有的是外国人来取的，有的是我们送去的。到了封建社会的后期，西方的殖民主义者蜂拥而来，中国人民在内外交迫、水深火热中，许多人到海外谋生；有的被欺骗卖往外国。东南亚国家的华侨社会就是这样形成的。这些华侨带去了劳动力，对所在国的经济发展作出了贡献。他们也带去了中国文化，给所在国精神文明的建设增添了砖瓦。总起来看，华侨对加强我国和外国的文化交流，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亚洲国家到中国来取的中国文化和中国华侨带出去的中国文化，是多方面的，头绪是异常复杂的。中国的文学艺术是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长期流行于中国民间的、家喻户晓的文学作品，比如《三国志演义》、《西游记》、《今古奇观》、《水浒传》、《金瓶梅》、《聊斋志异》、《红楼梦》等等，还有一些在中国不大为人所知的小说，比如《金云翘传》、《二度梅》、《剪灯新话》、《剪灯余话》等等，都传了出去。流行于中国民间的梁山伯与祝英台的故事也同样传至国外。最初大概是流行于华人社会中；后来逐渐被译成了当地的文字，流传到当地居民中间，流传的范围大大地扩大了。这些作品不同程度地在当地产生了影响，使当地居民更进一步了解了中国，从而加深了中国人民和这些国家人民之间的友谊。

我们上面已经讲到研究国与国之间的文化交流的重要性。在我们过去的正史上，我们的先人对于这方面是非常重视的。我们从外国学习了什么东西，有什么外国的物品传入了中国，不管是动物、植物和矿物，还是科学技术、宗教、哲学，我们都一一记述明确。我认为，这是我们中国历史科学的一个非常值得重视、非常值得赞赏的优秀传统。

可惜的是，这种锐意研究中外文化交流的好传统，到了近代没有能很好地继承下来。仅有极少数的学者从事这方面的研究，而成绩远不能说是令人满意的。中外文化交流的研究眼看要成为绝学了。

中国有句古语说：“礼失而求诸野”。把这一句话用到这里，虽然有点牵强，但也略能表示意思。过去中国自己的研究不景气，在一些外国却是成绩辉煌。德国、苏联、日本、朝鲜、澳大利亚、英国、美国、法国等国都有一些学者从事这方面的研究，而且取得了可喜的成绩。这都值得我们认真学习。这也算是一种“礼失而求诸野”吧。在这些国家中，法国算是比较突出的。

众所周知，近一百多年以来，外国研究汉学，人才之多，成绩之大，方面之广，钻研之深，在这些方面，法国是得到大家承认的。最近几十年来，虽然时事多变，沧海桑田，但是法国的汉学传统始终未断，而且还有发扬光大之势。新崛起的一代，灿若群星，成绩斐然，大有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之势，令人对法国汉学发展的前途充满了信心。

在这新的一代汉学家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著名的学者苏尔梦博士，还有她的丈夫龙巴教授。两个人都是涉猎面很广、钻研很深、成绩卓著，在国际汉学界普遍受到赞扬的学者。他们还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除了汉学之外，他们对东南亚各国的历史、语言、文学、宗教都有深入的研究。他们不是停留在故纸堆中，而是经常到这一带去旅行，广交朋友，深入调查，掌握大量的活的资料，以之与书本上的记载和古代遗留下来的实物相印证。这样得到的成果必然是扎实可靠而又生动活泼，与某些学者的高头讲章迥然不同。谓予不信，苏尔梦博士编选的这一部书：《中国传统小说在亚洲》就是一个很好的证明。

我现在简略地介绍一下苏尔梦博士的学历和学术成果。她生于1938年，1962年毕业于法国东方语言学院中文系；1963年获法学学士学位；1964年获文学学士学位；1964年至1966年，在北京大学学习历史；1966年至1969年，在印度尼西亚进行实地调查；1969年毕业于高级行政学院；1970年获国家文学博士。1972年至1973年，在日本收集中文资料。她目前的职务是国家科学研究中心研究室主任。

苏尔梦博士的著作涉及的方面很广泛。我无法详细介绍，只能举出几部和几篇，以见一斑：《适应汉文化的一个例子，十八世纪的贵州省》，长达461页。《雅加达的中国人，寺庙和公共生活》，长达358页。《印度尼西亚的中国人用马来文写的文学作品》，长达580页。此外她还写了很多论文，有的讲望加锡的中国社会，有的讲爪哇的中国宗教，有的讲中国人对东南亚发展的贡献，有的讲泗水的中国社会史，有的讲爪哇的中国碑文，等等，等等，内容丰富多彩，材料翔实可靠。

现在的这一部《中国传统小说在亚洲》，是苏尔梦博士编著的。收中、法、苏、德、日、朝、柬、印尼、泰、美、澳等国家学者的研究成果十七篇。苏尔梦博士为这部书写了引论。从中可以看出许多国家学者的成绩，也表现了苏尔梦博士的热心与能力。北京大学比较文学研究所和有关系、科的许多同志集体将其由英文译成中文。国际文化出版公司用中文和英文分别予以出版。这部书的出版，我认为是非常有意义的。中国人民读了，能够了解我们所熟悉的许多文学作品在亚洲各国传布的情况，一定会感到异常的亲切。亚洲各国人民读了，能够了解到他们从中国文学中接受了一些什么东西，从而增强对中国的了解，巩固早已存在于他们和中国人民之间的传统友谊。所有这一切，都能把中国人民的心和亚洲其他国家人民的心拉得更加靠拢，拉得更近。

这肯定会对保卫世界和平、加强国际团结起作用。苏尔梦博上以一个置身于亚洲范围以外的第三者的身份——请原谅我用了这样一个看来是见外的词语——，替我们亚洲做了一件大好的事情，实际上也是替世界做了一件大好的事情，难道我们还不应该衷心地感谢她吗？是为序。

1985年5月3日

于北京大学

我所认识的苏尔梦博士

戈宝权

回想起来，那还是1982年的事，法国的女汉学家和东方研究学者苏尔梦博士来到北京，曾经写信给我，向我请教一些有关的问题，但我们直到1984年方在巴黎初次见面。1984年11月，我应法国对外关系部和巴黎第八大学的邀请前往法国访问和讲学。11月14日这一天我在巴黎第七大学讲学时，苏尔梦博士，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主任玛丽安娜·巴斯蒂—布律吉埃 (Marianne Bastid-Bruguière)，还有我国的著名翻译家、《红楼梦》的译者李治华都来听讲，苏尔梦还当场提了一些问题。后来她曾到巴黎大学城 (Cité-Universitaire) 我住的地方来看望过我，我也到沃热哈尔街 (Rue de Vaugirard) 她的寓所去看望过她，从此我们就结下了难忘的友谊。

苏尔梦博士住在巴黎城南的沃热哈尔街，距离蒙帕纳斯林荫大道 (Boulevard du Montparnasse) 和巴斯德 (Pasteur) 地铁站都不很远，交通方便，可说是闹中取静。当走进她在五层楼上的寓所时，首先感觉到这是一个学者之家。这里没有豪华的摆设，但从布置上你立即看出这是一个汉学家和东方研究学者的家庭，因为房间里有一些中国的和东南亚一带的美术作品和家具。在寓所里书籍占了很大的面积：一进门靠右手全是书架，上面排列着中国的古籍和地方志的著作，其中就有《贵州省志》。再往前走，靠左手是她丈夫龙巴教授 (Prof. D. Lombard) 的书房和工作室，

我去访问时他正在东南亚，因此未曾见到，但从他收藏的丰富的有关东南亚的各种图书中，却可见一斑。就在这前边有一个小过道，左手墙壁上排满了几百种大小译成东南亚各国文字的中国古典文学和通俗文学作品。这是她多年来为了研究中国传统小说在亚洲的过程中收集和珍藏的。一大间客厅，紧连着书房，这是苏尔梦博士的工作室。这里四壁的书架上摆满了各种中外文的有关中国文史哲经各方面的著作和工具书，其中包括香港、台湾和南洋一带的出版物。从此可以看出她的收藏之丰和阅读的范围之广了。

当坐在她的客厅里，听着窗外不停的雨声，在温柔的灯光下同她交谈时，才知道了她的经历和她的研究工作。她的全名叫克劳婷·玛丽·埃莱娜·苏尔梦(Claudine Marie Hélène Salmon)，加上她丈夫龙巴教授的姓时，就成为双姓：苏尔梦—龙巴(Salmon-Lombard)。她于1938年6月5日诞生在法国东北部沃热省(Vosges)的布律耶尔(Bruyères)。她的学历是：1962年毕业于法国东方语言学院，专业是中文，1963年获得法学士学位。1964年又获得文学士学位。1964年11月到1966年2月，她在北京大学专攻中国历史，因此她的中文修养很深，中国话讲得很流利，而且中文书信也写得很好。1966年12月到1969年3月，苏尔梦去到印度尼西亚，在当地进行研究和考察印尼华侨的文化和生活情况，这是她在研究上取得丰收的年代。1969年她毕业于法国高级行政学院，1970年获得博士学位。1972年9月到1973年8月，她去日本，在早稻田大学进修，研究在日本收藏的中国史料和书籍。此后，1980年10月，1982年10月，1984年9至10月，她都又来到北京，继续她的研究工作。

苏尔梦博士现在是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的研究室主任。她研究的方面很广，她的论著也相当繁多。从1965年她发表最初的

研究论文和著作时起，直到1984年为止，在二十多年当中发表的论著就有一百多种。这些论著或用法文，或用英文写成，多半发表在欧洲著名的汉学研究刊物《通报》(Toung-pao)上，也发表在她的丈夫龙巴教授主持的以研究马来亚世界为主的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和国家东方语言与文化研究所的刊物《群岛》(Archipel)，以及《法兰西—亚洲》(France-Asie)等刊物上，其中以发表在《群岛》上的为最多。当我访问她时，她把1983年和1984年出版的几期《群岛》送给我。在1983年出版的第26期上，就有她用法文写的《1930—1950年望加锡印尼华侨的文学与艺术生活》(“La vie littéraire et artistique des Chinois peranakan de Makassar, 1930-1950”);在1984年第28期上，就有她用英文写的《印度尼西亚华侨女作家和她们对妇女解放的观点》(“Chinese Women Writers in Indonesia and their Views of Female Emancipation”)。此外，她还为法国《大拉罗斯百科全书》(“Grande Encyclopédie Larousse”)撰写有关中国历史方面的条目。

她最早获得国家博士学位的论文，就是1972年出版的《适应汉文化的一个例子：十八世纪的贵州省》(“Un Exemple d'Acculturation Chinoise: La Province du Gui-zhou au XVIII^e siècle”),这是她研究我国贵州地方志和有关史料的成果。她更多的论著，是研究印度尼西亚的文化历史和有关当地华侨社会和生活，特别研究了在东南亚一带各国流传的中国文学作品的情况。近年来她最重要的工作，就是编辑了一本《文学的移居：十七世纪至二十世纪中国传统小说在亚洲》(“Literary Migrations: Traditional Chinese Fiction in Asia, 17th-20th centuries”)的论文集(该书中译本定名为《中国传统小说在亚洲》)。她在1984年6月26日写给我的信中说：“我最近忙于编一部论文集，目的是介绍中国通俗小说在亚洲的流传。”在这本论文集中收集了中国、法国、朝

鲜、日本、苏联、德国、柬埔寨、泰国、澳大利亚等许多国家的学者的研究论文。她除为这本论文集写了长篇序文，还专写了有关中国传统文学在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的几章。通过全书，我们就可以看到中国的古典文学作品，如《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红楼梦》、《镜花缘》等章回体小说；如传奇和话本小说《今古奇观》、《太平广记》、《剪灯新话》、《聊斋志异》；如戏剧作品《西厢记》、《琵琶记》，如历代演义、公案小说和武侠小说，直到通俗文学作品如《孟姜女》、《白蛇传》、《花木兰》、《孟丽君》、《陈三五娘》、《梁山伯与祝英台》等，在亚洲各国广泛流传的情况及其影响。

1984年12月我回国后，当即把她编辑的这本论文集推荐给国际文化出版公司用中英文出版。她在1985年1月16日的来信中说：“我很高兴竟能跟您见面和交谈。现在我对您向国际文化出版公司推荐我的书稿的事情，表示衷心的感谢。当然我很高兴知道这本论文集在不久的将来就会问世。”她还说：“今天北京大学的颜保先生来信，说北京大学准备把这本书翻译成中文由国际文化出版公司出版，愿一切顺利。”今年4月间来信，又问起有关这本论文集出版的情况。

高兴的是这本在比较文学研究方面具有重要学术价值的论文集即将出版，我特对此表示祝贺，同时高兴地把它介绍给我国的学术界、文艺界和广大的读者！

一九八六年六月于北京

目 录

总论.....	〔法〕克劳婷·苏尔梦	
	颜 保 译	(1)
中国故事与小说对朝鲜小说的影响.....	〔朝〕金东旭	
	韦旭升 译	(35)
朝鲜国语小说中的中国小说情节...〔苏〕阿·夫·特洛切维奇		
	邹 兰 译	(58)
中国通俗小说在日本江户时代(1603—1867).....		
.....〔日〕大木靖、大塚秀高		
	塔 娜 译	(73)
简论中国文学在蒙古的传播.....	〔法〕法兰·奥班	
	黄春露 译	(96)
中国古典小说的蒙文译本——尝试性文献综述.....		
.....〔苏〕布里斯·李福清		
	梁丽丽 译	(99)
汉文小说和短篇故事的满文译本.....	〔德〕马丁·吉姆	
	定宜庄 译	(130)
中国小说对越南文学的影响.....	〔中国〕颜 保	
	卢蔚秋 译	(191)
泰译中国文学作品.....	〔泰〕白拉宾·马诺麦维波	
	颜 保 译	(237)

- 十九和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对柬埔寨的影响……………
 ……………〔柬埔寨〕金福弟
 ……………〔法〕雅基艾·纳波特
 冯国忠 译 (240)
- 爪哇移植中国小说简记……………〔法〕克劳婷·苏尔梦 (2)
 李宗华 译 (280)
- 汉文小说的马来文译本在印度尼西亚……………
 ……………〔法〕克劳婷·苏尔梦
 凌 静 译 (295)
- 马来亚华人的马来语翻译及创作初探……………
 ……………〔法〕克劳婷·苏尔梦
 居三元 译 (328)
- 中国故事《李世民游地府》的六种马来文和印尼文译本……………
 ……………〔美〕埃利克·姆·黄
 孔远志 译 (370)
- 梁山伯与祝英台——一部中国民间爱情故事在爪哇和巴厘
 ……………〔澳〕乔治·奎恩
 马 燕 译 (395)
- 译成望加锡文的中国小说……………〔法〕基贝丁·哈莫尼克
 颜 保 译 (422)
- 梁山伯与祝英台，一个马都拉语的中国爱情故事……………
 ……………〔印尼〕台台·奥托姆
 徐 迅 译 (438)
- 浅谈战后功夫小说在印度尼西亚……………〔新加坡〕谷 衣
 杨 睿 译 (458)

总 论

〔法〕克劳婷·苏尔梦 (Salmon, Claudine) 著

西方许多学者的著作都曾对中国的传统小说做过专门的讨论，不过它们给人的总印象则是把这些小说只当成局限在中国的实体来研究，很少有人试图突破政治界限去反映中国小说对邻国的影响，尽管汉文字和汉语在如朝鲜、日本、越南等国家已被使用了许多个世纪。中国的文学作品在这些地区也广泛传播，而最先输入的则为孔子的经典著作、佛经和汉文诗词。

学者们对欧洲各国文学之间在各种新的文学类型等方面的相互影响和借鉴曾热情地探讨过，但直至今天，这种比较的方法还几乎未被运用到东方的文化领域里来。事实证明，只有一份英语杂志《淡江评论》(《Tam Kang Review》，台北，1970年)致力于中国和欧洲文学的比较研究，曾经发行过专刊，旨在促使人们注意中国文学对朝鲜、越南、日本甚至菲律宾的影响。其中有两篇还提到了中国与朝鲜、中国与菲律宾的文学关系问题。另外两篇则把焦点集中在移植和摹仿中国特有的小说上。毫无疑问，多少世纪以来，朝鲜、日本、蒙古和满族文学*的专家们一直在研究中国作品的影响和借鉴问题。在这个课题上，他们对无论是东方或西方

* 满族历来是中华民族的成员之一，有着悠久的历史。满族的文化长期以来一直受到汉族以及与它相毗邻的蒙古族的深刻影响。十七世纪上半叶清军入关，满族贵族成为全中国的统治者以后，由于在政治上、军事上与蒙古的特殊联系，这种文化上的相互影响就更加密切了。在清朝的二百多年中，蒙古文学在很大程度上是通

语言的现存文学都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我们认为，探讨中国传统文学是如何传入邻国的、是怎样被接受的、最后又是怎样使当地作家受到激励的等等，都会有启迪意义。固然，在一些受汉文影响很深的国家里，当地的杰出人物都熟读中国的经典著作，甚至还不同程度地懂得一些通俗的汉语，能够阅读这种小说的原著，但却仍有许多学者和作家早就致力于翻译、改编、摹仿中国的小说了。在另外一些国家，特别是象柬埔寨、泰国和东南亚诸岛国，汉文不过是一种外语，只有一部分中国移民和他们的后裔才能懂得，所以阅读中国小说最初就限制在这部分人中间，到后来翻译小说才出现于不再懂得祖国语言的中国社团中。

我们先是开展了对马来—印尼文译介中国传统小说问题的研究，后来它促使我们逐渐把研究范围扩大到亚洲其他的国家。当然，要实现这样一个宏伟的计划无疑要遇到许多困难。首先要争取掌握有关国家民族语言的学者们的赞助，尤其要鼓舞起他们对至今尚被忽略的这个领域的兴趣。对有些语种如朝鲜、日本、满、蒙和越南，尚不难找到愿意参加这个计划的合作者，至于其他语种，尤其象缅甸、老挝、菲律宾就较为困难，至今还未找到任何人来解决这个问题。其次，这种文学作品从未经认真地编成目录，很多都散存于世界各地，因而要研究它们就大非易事了。

在介绍翻译活动的细节之前，我们想对本书各篇专论所归纳出来的翻译和移植情况按时间先后作一概述。我们将以审慎的态度使用“翻译”这个词，因为根据目前水平，要想把“翻译”和

过满族来接受汉族的文化影响的，汉族的许多文学作品都是通过满文译本介绍到蒙古的。甚至朝鲜及日本有些译著也是由满文转译的，这里所谈的满族有关汉族传统文学的译介情况，并不是把它看做一个政治实体，而是着眼于它对于汉文化对外影响所起的作用来加以介绍的。——译者

“移植”的界线分清楚，还常常是不可能的。

一、翻译小说初探（按年代为序）

虽然越南根据中国文学作品写成的字喃韵文作品问世的准确时间至今还不能提出，现存的改写本又都不超过十九世纪下半叶，可是一般却认为可以上溯到十五至十六世纪。实际上这种文学类型的黄金时代在十八至十九世纪就已经明显地出现了。散文翻译作品则直到二十世纪初期，拉丁化越语（国语）推广以后才开始。从1905年到1950年，已经得到确定的作品不下三百部。

象朝鲜这样的国家，许多世纪以来，一直把汉文当作唯一的书面语言，从何时开始翻译汉文作品这个问题，至今也同样缺乏资料。和越南相比，越南的字喃十三世纪前就出现了，朝鲜的文字却直到十五世纪才问世。曾有人设想第一部历史小说如《三国演义》的翻译，就可能是在这时完成的，不过至今未见这部早期译本流传下来。现存大部分手抄本或刻印本都是十九世纪时刊行的。

可以有把握地说，第一部小说译本即为《三国演义》，是满文译本，译者为满族著名学者达海（Dahai）（1599—1632）。这部书的翻译工作从1631年开始至1647年完成，1650年发行。确实，满族人非常愿意吸收汉族文化，十七、八世纪间，曾经特别致力于汉族那些富有教育意义的书籍和小说的翻译工作。我们完全可以假设汉文小说的满文翻译工作在十七世纪中叶就达到了高峰。清朝对汉文小说和满文译本都曾采取过毁禁措施，但从幸存下来的仅仅七十三部满文译本的情况窥测，它们的流传是相当广泛的。虽然中国的资料认为，到十九世纪初期，许多满人已经不再能阅读他们本族的文字，只好看汉文原文小说了，但是翻译工作却仍然继续，并且1848和1907年还先后出版了两部满文翻译小说。